

一种关注

“网文原作时间久远” 应该为改编剧的差评背锅吗？

胡晴

从网站连载到进入影视工业化流水线，都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原作时间久远是编剧们在改编过程中普遍要面对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网剧《海上繁花》上线后反响不佳。这部打着医疗剧旗号的言情剧故事老套，人设尴尬，透着不合时宜的陈旧，因此就有一种观点认为，该剧改编自自匪我思存创作于13年前的作品，原作时间距离当下过于久远，作品内容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间的烙印，增加了影视化的难度，成为这部剧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来认真捋一捋网络原作与改编剧之间的时间差问题。

**这些例子表明，
在时间久远的原作
基础上完全可以产
出成功的影视作品**

仅从这两年在荧幕上较为火爆的改编剧来看，原作时间都距今超过五年，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的旧作——在更新以日计算的网文界，这些小说都算是陈年旧作了。时间久远的原作也产生了不少优秀剧集，比如2021年初的两部爆款《司藤》和《山河令》。《司藤》原作《半妖司藤》2014年发表于晋江，《山河令》的原作《天涯客》是作者Priest 2010年的作品；口碑不错的《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原作是2012年的网文；《赘婿》的原作开始连载于2011年；2020年的爆款《琉璃》甚至改编自2008年的旧文；2019—2020年春节档首播、今年暑期在央八重播的《锦心之下》，不仅原作发表于2014年，改编剧还遭遇了被积压两年的命运，原作与改编剧可谓“过时”，但播出后依然反响热烈。这些年代久远的原作并没妨碍改编剧的成功，相反，正是原作的优秀为改编剧的成功提供了基础。

如果时间差是影响改编剧质量的主要原因，那么就不应该有上述现象出现。同时，这些成功的案例，明显都在改编剧本上下了很大功夫，做出了很多适应影视化表现的改编，有的改动比较大，有的基本尊重原著，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恰如其分，才有了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优秀剧集。

比如，《司藤》改变了男主和几个主要角色的身份设定，让人物之间的渊源更加深厚且扑朔迷离，而且其中美轮美奂的服装设计，不仅为人物形象增添光彩，也成为改编剧成功的重要加分项；《琉璃》明显加快了节奏，主要角色的人物情感更鲜明纯粹；《你是我的城池营垒》讲故事的线索比原作清晰简单，主要以男女主的职业线交叉进行；《赘婿》是典型的男频爽文，为了适应播放需要，编剧对其做了很多改动，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去除原作中对女性的物化想象，甚至还出现了“男德学院”这与原著立意完全相反的设置。

由此看来，在时间久远的原作基础上完全可以生产出成功的影视作品，原作的长时间差所造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绝不应看作决定性因素，更不应该为改编剧的差评背锅。

**IP 改编过程中，
编剧需要处理的问
题绝不仅仅是原作
时间久远这一点**

其实，大量网络小说从网站连载到进入影视工业化流水线，都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运作过程，因此改编剧的播出时间与原作的创作时间一般都有不小的时间差。原作与改编剧之间的时间差，是当下网络小说改编剧普遍要面对的问题。不成功的改编剧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成功的改编剧则必然具备跨越时间差的强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编剧需要处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原作时间久远这一点。

原作和改编的合理结合，应该是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前述几部高分改编剧，它们的原作并不都是一流的网络小说，比如《天涯客》是作者早期作品，在这位作者的作品中并不出色，因此《山河令》播出之际并不被寄予期待，不过最终反而成为今年剧集中的佼佼者，可算是改编剧超越原作的一次逆袭。甚至还有更加不起眼的古早网络小说，改编后成为了爆款剧。意外出圈的黑马网剧《御赐小仵作》就是一例，其原作《仵作娘子》连载于2012年，是一部充满中二风的探索甜宠文，人物扁平，逻辑简单，细

节不严谨，在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中实在算不上优秀，当然更无法满足当下读者的口味，但编剧对剧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在保留主要人物设定的基础上将原作内容基本推翻重建，从历史背景到具体细节都进行了适应当下观众口味、适应影视化的升级，让这部剧焕发了意料之外的魅力。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改编剧并不能实现这样理想的效果。反而不少基础非常好的大IP改编剧，又有大制作加持，也有当红明星甚至演艺大腕加盟，但依然收视惨淡。究其原因，剧本改编的失败往往是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

这样的例子今年就有不少，比如《上阳赋》《风起霓裳》《遇龙》等。就拿《上阳赋》来说，改编自2005年的网络小说《帝王业》，不少评论者认为剧集延续原作的玛丽苏情结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这确实有道理，玛丽苏大女主早已不是当下观众的爱好，加之剧情平淡不抓人，即使剧集制作精良、演员演技过关、画面讲究，也无法挽救颓势。

当然，还有大量中规中矩、徘徊在及格线的作品，像《斗罗大陆》《锦心似玉》《三生三世枕上书》等等。这些改编剧的原作也都成书很早，所面临的改编问题复杂综合，并不仅仅与原作时间早有关。像《斗罗大陆》开始连载于2008年，是一部有影响力的玄幻小说，其中的世界设置和立意改编起来都有难度，编剧意识到了原作的问题，进行了有意识的规避，巧妙地利用了成长励志的内核，回避原作一味升级打怪的爽文基调，在处理上虽然并不完美，但是有效。总的来说，《斗罗大陆》算是难得改编过关的男频爽文，但同时也还是无法跳出原作的框架，难免流于程式化简单化。

**在同类型同水平
的原作基础上，不
同的改编制作水平可
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效果**

由此看来，网络小说的影视化最终发展到什么程度，走向哪个方向，是一个貌似有些玄学的问题。优秀的网络小说不一定成为爆款改编剧，反之亦然，这让我们看到改编尤其是剧本的二次创作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同类型同水平的原作基础上，不同的改编制作水平，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你是我的城池营垒》改编自2012年的网文，《爱上特种兵》改编自2011年的小说《军装下的绕指柔》，两部改编剧的原作题材相似，创作时间也相近，但从呈现的效果来看，《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在剧情、人设和表演上都要优于《爱上特种兵》，尤其是对职业身份的表现更生动丰满，没有将特等军医的爱情变成无脑的霸道总裁式偶像剧。作为粉丝群庞大、长盛不衰的IP，《盗墓笔记》系列一直是改编的热门，最近的两部改编剧分别是2020年底的《终极笔记》和2021年7月新鲜出炉的《云顶天宫》。这两部剧的口碑两极分化，《终极笔记》虽然并未达到精品程度，但总体来说无论剧情还是人物形象都算得上还原度高，豆瓣评分8.3，被粉丝赞为剧中的神剧，而随后上映的《云顶天宫》则从剧情到选角都被诟病，两相对照形成了鲜明对比。

所以，网络小说，是一种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文本基础，它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为影视工业化流水线输送了源源不绝的弹药，但也需要专业的精良的改编才能实现内容的最佳影视化。合理的逾越时间差的改编，首先还是要专注内容，无论是做医生做厨子，还是写官斗写宅斗，都要有好故事、好细节。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物形象要有共鸣性的情感，虽然单一为爱而爱的言情已经不再符合大众的胃口，但是真诚动人的感情依然是影视剧中最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亲情友情爱情，都应该能够让观众真情实感的带入并沉浸。再有，就是改编要做出适应当下审美价值观的合理调整，适合影视化的呈现，这样的与时俱进是合理改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过程中，编剧的作用至关重要，原作时间久远是编剧们普遍要面对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在内容上把握好扬弃和保留的分寸，既保留原作赢得读者的精华，又将其进行最合理的影视化呈现，这是每一个改编剧都应力争达致的彼岸。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今年的爆款剧《司藤》(左图)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右图)都是原作时间较早的改编剧，播出之后也都获得了来自观众的正面评价。



小青的游戏，“追光”的执念

——评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

刘永昶

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白蛇·缘起》飘飘洒洒的国风漫风犹在眼前，作为续篇的《青蛇劫起》却彻底不按套路出牌。人们大约会以以为，影片开头水墨金山的壮观奇景会预示一个奔涌着情感的复仇故事；但当小青被法海爱到受虐程度之后，故事画风一转就来到包罗万象的修罗城，那个懦弱的许仙从此不见踪影，那个优雅的白娘子也必须变脸，只有妖媚的九尾狐宝青坊主继续扮演着穿针引线的角色。这已不仅仅是简单地向徐克的《青蛇》致敬，小青和她的修罗城分明是追光动画大刀阔斧开辟的一个新世界。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的游戏景观**

因为无所羁绊，影片的思想空间变得浩瀚无际。修罗城的时空设定是介乎生死之间的混沌世界，因其混沌，所以可以无所谓道理和逻辑。小青在修罗城的故事总体是一次狂欢式的景观游历。人类的，神怪的；古代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经典的，时尚的；大相径庭的视觉元素伴随着小青的战斗步移景换，纷至沓来。神话的牛头帮主可以和古典的司马官人交手，青锋宝剑也可以和狙击步枪对决，摩天大厦耸立在稍转几个街口便是山间翠谷、亭台楼阁，宝青坊的修罗城分号可以直接命名为万宜超市，蜘蛛精的座驾是伸出机械臂的公交车，章鱼庇护者的躯体内满是金属部件……似乎很难用统一的美学标尺为《青蛇》定位，刚刚是满满的赛博朋克风，又须臾转换为精致的水墨中国风；刚刚废墟满地的颓废末世风，又将回归到西子湖畔的恬静现实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桥段与人物细节中，观众们常常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动画场景——《寻梦环游记》的生死穿越，《千与千寻》的吊诡神秘，《小黄人大眼萌》的萌宠可爱，漫威世界的奇幻科技，甚至《头脑特工队》的核心记忆，但是往往还没等观众细细反应过来，镜头却很快将你旁边的联想裹挟而去。导演大抵是只取一点“白蛇传说”的因由，便无拘无束地“随意点染”，但又不像鲁迅做《故事新编》那样，即便“随意点染”也有牢牢的建筑在现实土壤中的理念根基。

只有后现代的拼贴风能够比较贴切地形容本片的视听形态。但后现代主义的制作本质上为中心的、解构的，而小青的故事依然是有着“情与劫”的意蕴建构。那么有趣的问题来了：追光动画为什么要这样做？创作者难道不明白，形式的过于奢华铺排有时会淹没内容的有效传达？原因或在于，首先，奇诡



从《白蛇·缘起》的水墨风到《白蛇2：青蛇劫起》的朋克风，追光动画努力开辟一个新世界，但却没能补上叙事的短板。

变幻的3D动画场景是真人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绝大多数国内动画公司难以企及的技术天花板，而追光动画在本片中的“炫技”般的展演，仿佛是在穷尽各种动画技术的可能——无论动态的打斗还是静态的渲染，无论人物的建模还是细节的传达，本片都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境界。于是，观众们即便会吐槽故事的严密程度，也很难拒绝美轮美奂的视觉诱惑。在一个移动短视频传播风行于世的网络空间，人们自然很快会看到无数精美片花的纷纷扬扬。再者，景观的碎片化也意味着故事的段落化，本片一线串珠式的叙事结构中，大女主小青的游历类似于网络游戏主人公的日常冒险，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战斗其实就是一次次攻坚克难的过关，水到渠成的终极对决其实就是游戏终局的巅峰时刻。小青的游戏就是观众的游戏——诸般游戏模式的年轻人可以在各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代入情境中释放竞速的快感。如果说，《白蛇·缘起》带来的是合家欢的惊喜，那么《青蛇劫起》更多地是属于年轻人的游戏景观狂欢。

**“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的执念漩涡**

但小青毕竟不只是游戏人物，作为光芒四射的贯穿全场的电影女主角，她被影片赋予了单调而又纯粹的人物情感——解救小白姐姐的执念。这个执念让她心不甘地堕入修罗城中，又不顾一切地要冲出修罗城。这个人物设定，像极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感的奔流绝对可以冲决生死的界限。不过杜丽娘的情只是“似这般花

花草草由人恋”的爱情，在本片中，因为小白身份的暧昧不清，小青的情感漩涡是复杂纠结的，有前生姐妹共同修炼千年的亲情，有与小白转世的蒙脸男并肩作战的友情，也有生离死别时和蒙脸男产生的爱情。三股情感的交错涌动形成了强大的戏剧力量，不可避免地将小青推入了预设的“过关”模式，这在影片中称为“劫起”。修罗城里的“四劫”真是好看，漫天翻卷的风劫，烽烟四起的火劫，波涛滚滚的水劫，云雾弥漫的气劫。如前所述，“劫”固然成就了追光动画的“炫技”，但也成全了小青的“成长”，渡尽劫波，她逐渐识得破伪装，担得起风险，经得起考验，才最终迎来黑风洞无数次穿越后的胜利。古老传说中的青蛇是罗城，徐克作品中的青蛇香艳撩人，而这次的青蛇似乎被赋予了女性觉醒的现代性意义，“情”并不是最重要的，追逐“情”的执念才是最动人的。

有意思的是，不仅小青，本片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有着自身的执念，小白的执念让她在一世世轮回中奔波不息，牛头帮主的执念让他甘心作为法海的打手沉沦苦海，宝青坊主的执念则让她去修罗城交换每个人的执念，甚至法海的执念也让他雷峰塔下枯坐千年。如此看来，《青蛇劫起》是一部典型的基于市场期待的高概念电影，“执念”成了本片最简明扼要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作品进而铺展开有节奏的线性故事与斑斓的视觉景观。此外，影片的伏笔恰恰在于不同的人与迥异的执念，能够消解执念的“无池”在作品中并不能清晰地映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这难道不是悬念化的另一个故事的起点么。比如片尾的彩蛋就让观众们开始期待：九尾狐的执念会不会让宝青坊主成为下一部

追光动画神采奕奕的大女主？

**未来中国动画电
影的炫酷预告片**

很显然，追光动画也有着它的执念。作为中国动画产业的典型代表，它要做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动画电影。从《小门神》《阿唐奇遇》《猫与桃花源》等影片中，人们看到了“追光”原创与模仿杂糅的努力与屡败屡战的不甘；从《白蛇·缘起》《哪吒重生》等作品的市场成功中，人们也看到了“追光”借助经典IP改编动画电影的方向转型。这一次，《青蛇劫起》更体现了“追光”雄心勃勃的未来规划，其一，它开始强调用最纯粹的主题理念来统领影片，类似于皮克斯动画、迪士尼动画中常常出现的“爱”“生死”“突破自我”等理念表现；其二，它继续强力展示数字技术打造全年龄段动画电影的广阔空间；其三，借助原创的系列人物，它暗示了“追光”还有类似于“漫威宇宙”那样的庞大创作构想。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这些年“追光”的自我革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本片的市场口碑是有争议的，不少观众对青蛇故事的自洽性耿耿于怀。比如有些故事人物的突然消失，比如部分情节之间的生硬衔接，比如细节处理借鉴的痕迹明显等等。对于国产动画电影而言，技术的进步显然并不能遮蔽一流的编剧和一流的故事极为匮乏这一短板。不过，换个视角，如果你把《青蛇·劫起》当作是未来中国动画电影的炫酷预告片，那大抵可以看到一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影像可能。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